



走四方

去内蒙古草原看风

李支国

盛夏时节的内蒙古草原,到处是醉人的花草、成群的牛羊,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草原的风,和矗立在草原上的那一座座风电机塔。

从呼和浩特开车去包头的希拉穆仁草原,正是中午,太阳明晃晃,从阴山山脉的大青山顶上直射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正准备迎接一场淋漓大汗,没想到,一路的凉风,“嗖嗖”地吹。我们刚从南方的“蒸笼”过来,饱受热浪暑气煎熬,这凉爽的风,舒服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仿佛把人吹到了另一个季节。车窗外,连绵不绝的向日葵、玉米、油菜花,一大片一大片,一下子绿油油,一下子金灿灿,像调皮的孩子在挑逗着颜色精灵。

眺向远方,一根根白色的杆子,在远处的草坡上舞动、奔跑,不经意间闯进了视线。睁大眼睛仔细看,才发现是矗立的风电机塔。长长的叶片,高高的塔身,通体白色,一座连着一座,像竖在大地的标杆,丈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当地的司机说,这些风机都是最近新装的,前几个月还没有。

风机是新装的,但内蒙古草原的风,应该自古就有。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歌》中,风、草、牛羊,构成的一幅和谐画面,定格成多少人的草原印象。

这风,从古吹到今。今天的草原风,正在催生着人们的新生活。

走进草原深处,我们到一座蒙古包里拜访。主人是一位蒙古族青年,坐在桌前包装着牛奶片,桌上横摆着一部手机,播着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她笑着起身,让座、倒奶茶,我们一边喝着,一边聊天、欣赏风景。扭过头向外一望,很容易就能看到,门外的草原那里,立有无数风电机塔。草地上的电线杆上,架着长长的电线,连接着一座座蒙古包。

主人告诉我们,以前,草原上没电,老一辈大多靠煤油灯、牛羊油灯照明,白天静悄悄,晚上黑乎乎。有句话叫“看见的是风景,看不见的是寂寞”,外面的游客成群结队来草原,其实草原人更盼望能看看外面的世界、别人的风景。

这几年,电网公司在这里建起了风电塔,蒙古包里都通上了电,网络信号覆盖了草原,手机能通话、上网,能聊天、搞电商销售,牧民的生活与外面接轨了。草原上的旅游项目和设施也多起来了,更多的游客来看草原,留在草原过夜。草原的夜,原来只能看月亮、数星星,现在有璀璨灯火,有篝火晚会,可以尽情嗨歌、放肆娱乐,热闹得很。以前靠放牧为生的草原人,现在很多人参加了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她的公公婆婆,就在附近一家奶制品加工厂做事。“感谢风、感谢电,让我们的生活变了样。”她真诚地对我们说。

我原来以为,草原的风,只是风景而已,没想到还是这么宝贵的能源资源。这样的资源,以前没有有效开发利用,就那样随风而逝了,今天的人们,利用智慧和科技,让资源发挥了巨大的价值。

把风变成生长长银的宝,追风、捕风、制造风电,已经成为蒙古草原的一道新风景。

内蒙古是我国风电第一大省,风能可开发容量占全国陆地风能资源储量的一半以上。以呼包鄂城市群为核心的蒙西地区,是我国的优质风能资源基地,早在2012年,国家能源管理部门就在蒙西进行风电试点。经过多年的发展,今天的蒙西,成为祖国大西北的重要风电基地。

鄂尔多斯市装备制造基地园区的马路两边,超长的特种运输车一辆接一辆,装载着七十多米长的风电叶片,如一柄柄出鞘待发的银剑,非常壮观,人们说,这是鄂尔多斯市的新景观。同行的中车株洲所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他们公司在这里布局了两家风电公司,生产的风电叶片和机舱运往内蒙、新疆、甘肃等地的各大风电场。

一片风电叶片,送去一片光明。座座风电塔,不但点亮了草原上千万个蒙古包,也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动能。

想起了草原上的那场篝火晚会。夜幕低垂,来自各地的游客围一起跳着、舞着,音箱里凤凰传奇激越的歌声,其中有一句歌词是“风从草原来,吹动我心怀”,我觉得,八面来风的蒙古草原,更动人情怀。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街边的一棵树
(外一首)

王波

我是一棵树
不知什么时候
被移栽到闹市的街边
生根 发芽

我是一棵树
不知什么时候
散步的老人指着我说
几年前就这个样子 营养不良

我是一棵树
不知什么时候
特别反感扬尘和尾气骚扰
大山生活是最强烈的愿望

我是一棵树
不知什么时候
特别惧怕马路拓宽
惊恐担心 绿化叔叔指着我说
锯了,捆一边做柴火

溜进门缝的光

望着屋外的漆黑
偶尔听到风阴冷地嚎叫
我没有开灯
我用黑色的眼睛
守候黑黑的夜晚

独自饮酒,吐烟圈和吟唱
用一种不寂寞的方式
等待黎明曙光破窗而入

“哎呀”,门不经意地开了一条缝
客厅午夜灯光懒慵慵闯进来
心头那只巨大的彩色气球
“啪”,瞬间被刺破
落下几片不起眼高呼的碎屑



王老太太

罗小玲

王老太太的生命时长定格在78岁,这一点,让我这个做女儿的完全不能接受。小时候,我一直有印象,她和我奶奶关系一般般,当然,婆媳关系是世界难题,关系好坏无可厚非,但我奶奶活到了94岁;我以为,自己至少要像父亲那样,七八十岁才没有妈妈,凭我妈倔强、固执的个性,她不可能输给给我奶奶,肯定是要奔100岁去的。然而,事与愿违。

王老太太过世后的样子,酷肖我奶奶,以前没觉得她俩长得像呀。我第一眼看到,以为自己看错了,只敢悄悄地跟女儿说;后来,包括父亲、叔父、兄长在内的众人都觉得确实很像,也算是一桩奇事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盼着王老太太到梦里来,我、父亲、兄长没有一个人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总觉得她不会这么毅然决然吧,怎么也要托个梦给我,就像每次回家离开,走到生活区的院子里,一扭头,她在阳台上向我招手,如此,才算给我们49年的母女情分一个交代吧。为了这个心愿,她上山的前一天晚上和头七那天,我都跟她说,希望她有不高不高兴或者遗憾的地方,托个梦给我。

我只怕她不来,倒是不怕她不说,个性直接的王老太太,说话从来不怕噎死人,行动上也从来不怕旁人不舒服。4年前得了轻微脑梗之后,更是将自己的爽快利落表达得淋漓尽致,语言表达不了的,行动比语言更迅速。有次,一家三口还在娘家门口穿鞋呢,她直接把我们要带走的零食扔了出来,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她有点尴尬,父亲赶紧在她身后示意我们别笑。她生病后,极

其挑食,饭桌上我父亲总给她夹菜,她立马就会还回去,满脸不爽,父亲只好以眼神暗示我们夹,这样子,她倒是不大会拒绝。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如父亲一样,像盯小娃娃似的,一顿饭时刻看着她,生怕她吃少了。王老太太生病后的这几年,我总觉得她仗着我父亲的宠爱为所欲为到了极致。

听父亲说,他梦到过王老太太,而我,暂时还是没有,所以,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不如意的地方。她留给我最后的话,是她生病前两天我回家吃饭后,因为她要睡午觉了,便挥着手说的那句“快走,快走”,一如既往的傲娇。父亲跟我说,对儿女,她不会有不满意的地方。女儿也说,外婆这么干脆的个性,只要不拖拖拉拉,把事情办了就行,不会不高兴。我想想,也是,从小大到我跟王老太太不对付,但前一刻吵完架,后一刻她就想给我弄点吃的。我还总觉得自己胜利了,毕竟每次吵起来都是我哭,但来和解的人一定是母亲。

2016年之后,王老太太说话不利索了,也忘了节日和生日,或者还忘记了别的。某天我带着女儿回家,发现桌上有两个煮鸡蛋,当下便说:“为什么煮两个?我又喜欢吃。”父亲笑着说:“还不是你妈,我只往锅里放了一个,她发现后,硬是要加一个,她忘记你不爱吃这种了。她怕你没得吃。”听得我一时哑然。

以母女关系而言,我跟王老太太不够亲近,以前写她,我喜欢用“钢铁直男”这样的字眼,我们之间也没有太温情的场面。曾经有过很短暂的时间,饭后她会

陪着我往公交车站走,但不过马路,站在对面看着我上车回河西。大部分时候,我们是一家三口回娘家,完全不需要她陪着我走这一段。如果说说女儿的温馨时刻,我能想到的场景带这个在内,不超过一只手。

青春期时,我和母亲是三句话不到就吵架,长大后,我们是三句话不到就抬杠。嫂子和我老公都说,王老太太对人很好,家里有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们。嫂子说:“妈妈从来没说对我什么。”也是,王老太太得病之前,语言里的“长枪短炮”,大部分用来对付我了。可是,后来的几年,我却一直怀念着我们母女三句话讲不到两句就争吵时,她的咄咄逼人,她的伶牙俐齿。

干脆的王老太太,离去的过程很“汉子”,没有丝毫拖泥带水,风风火火一辈子,昏迷以后再没醒过来,重症监护室里仅仅待了4天,一句话都没有留下。中间,她因为要照CT出来了一趟,我和哥哥陪她一路上上下下,我抓着她的手,喊了数百句“妈妈”,她也睁着眼睛看我一下。如每一次跟我吵架,吵不到两句我就眼泪哗哗,而她始终面不改色。诀别的那天,我拿着监测仪上的曲线拉成直线,在王老太太的脸上亲了一口,她的脸有点凉。换在平时,我是不可能做这个事的,甚至记不起自己是否曾经亲过她?

按照规矩,我们在七月半之前给王老太太烧了纸钱。湘江边上,到处是一堆堆烧过的印迹,我们对王老太太的思念,也化作了其中的一堆。香烛燃尽,纸已成灰,我对着浩渺的江面喊了三声“妈,妈,妈”,江水无声……

小小说

扶贫

谭圣林

老胡、老涂都是我们单位的结对扶贫对象。大家凑了两万块钱,准备帮助他们一把。

上关村的老胡其实并不老,只有四十多岁,但样子显得老,他从来就不收拾那几间长着青苔的泥巴屋,墙开坝、瓦漏雨都不修,鸡婆跳到饭桌上拉屎也不管。

老胡也从来不收自己,胡子和头发一样老是常事,闲来无事就凑热闹摸麻将去了。前两年老母亲去世后,就剩他一个人过日子,生活更加懒散,有时碗筷都不洗,第二餐三餐连着重复用。

我们去过老胡家几次,商量如何帮助这个老光棍先脱贫再脱贫。搞养殖吧,老胡说没本钱,我们说出钱帮他买鸡苗,老胡说没技术,鸡一发瘟就会死光光。我们提出免费送他去市里的职业院校培训,老胡又说不会讲普通话,没办法和别人交流,哪里学得来技术。真是糊不上墙的烂泥,难怪方圆十几里的村民都嫌弃他有得用。

下关村的老涂也不老,不到50岁的人,头发就掉了大半,像个老老头。老涂上有七十多岁的父母,中有小腿残疾的单身兄长,下有三个分别上小学、初中、职校的小孩,负担重,操心大,抗风险能力差。

老涂生不逢时,30年前参加高考差一分落榜,家里又没钱复读,只得回家务农。要是按现在的大学录取率,老涂想必也得上个二本。有时在田里累得汗滴禾下土,想想那些复读后考取大学再分配到机关单位当角色的同学,老涂连连感叹自己真是个苦菜命。

扶老胡,是扶懒;扶老涂,要扶技。两万块钱,若是老胡老涂一人给1万,估计老胡立马会喝酒吃肉来个痛快,老涂就会急着偿还一笔债务,但是贫困的帽子还是压在头顶。

通过走访发现,老涂家独门独户,屋后有一块空旷的山地,适合搞土鸡饲养。几经商量,我们索性把两万元全部给了老涂,启动养殖业。

老涂毕竟读了高中,脑袋灵泛,人也勤快,建棚舍,打疫苗,配饲料,样样上手快。遇到鸡发病,我们就联系县职教畜牧养殖专业的老师到现场指导。转眼几百只土鸡到了出笼的时候,忙得搞手脚不赢。

正好,干脆把上关村一天到晚骂我们偏心眼、不公正的老胡喊过来帮忙,反正难事麻烦事不要老胡做,他只骑着摩托车负责跑腿送货。

我们一边在市区联系销路,一边帮助老涂上电商,几千枚土鸡蛋、几百只土鸡很快销售一空。掐指一算,老涂净赚5万多,老胡也破天荒拿到了1万元的工资。

老胡老涂搭配在一起,一点也不糊涂。不到3年,老涂在勤劳致富中还清了债务,还上职校烹饪专业毕业的儿子一起开起了农家乐。

老胡在帮工中耳闻目睹学会了养鸡,回家开始埋头苦干。在农业局技术人员指点下,老胡又在养鸡场种了五十亩黄桃树。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土鸡聚集在黄桃树下刨土捉虫,或乘凉或打盹,一堆堆的鸡粪又可以给黄桃做肥料。昔日那块鸟不拉屎的山地,如今成了老胡的生态乐园,年收入十几万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像老涂这样因为负担重致贫的,要授之以渔;像老胡这样因懒致贫的,要带着他临渊羡鱼,直至上岸结网。

两万元扶贫款厚此薄彼,看似不公正的分配,却发挥了最公正的作用,让老胡老涂都过上了小康生活。